

奧巴馬令港反對派陷入困境

【焦點熱議】

「習奧峰會」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見，開創了中美合作新篇章。中美承諾即將簽訂高水平的中美投資協議，雙方進一步相互開放投資市場；中國再次顯示了全方位開放的進取策略，美國亦顯示了對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享有特別提款權的地位採取更加開放的態度；雙方簽署了軍事互信、防止軍隊衝突的機制；協議攜手開拓雙方文化電影領域，合作拍大片；中美每年互相交換五萬留學生；雙方大幅度開放旅遊市場，共同發展旅遊事業。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兩國企業採取積極合作態度，攜手投資發展中國家基本建設。中國逐漸開放互聯網，美國的雲端、大網絡、大數據的產品將進入中國市場，助益中國互聯網建設進一步升級。

反對派急速轉軌

雙方採取措施防止黑客入侵商業機密，防止網上犯罪。中美雙方合作進行醫療科研項目，致力解決心血管病、糖尿病、癌症、愛滋病等問題，共同開發醫藥商業市場。中國大手筆購買三百架波音飛機，美國飛機製造業落戶中國設立生產線。中國和美國還承諾聯手應對戰亂熱點地區特別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共同穩定局勢維護世界和平。雙方制定機制共同對付國際恐怖主義

。而為了應對全球金融波動，中美財長將每兩個月協商溝通一次，以及時協調應對措施。

中美如此大幅深化合作，使全球經濟復甦有了更大的發動機和壓艙石，且穩定了國際政治和軍事局勢，世界各國均將受益。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對香港政策要服從中美合作大局，要服從美國的經濟利益。因此奧巴馬承諾美國不會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預示美國對於反對派的支持將會作出相當幅度的調整。黃之鋒、李柱銘之流擔在習近平之前到達華盛頓，出席人權組織的會議公開說「美國有責任介入香港事務，更指應將香港問題列入習奧會的討論重要議程」。本來黃之鋒、李柱銘得償所願，習奧會果然談了香港問題，但結果對他們則是一個噩耗，美國高官拒見黃之鋒、李柱銘，最後奧巴馬還於峰會後的記者會上，再踩他們最後一腳，清楚表明「美國不介入香港事務」。

蘋果日報對於美國老闆的轉向果然早有內幕消息，24日已發表評論傳遞了美國不再支持香港反對派的信息，並且說「西方政客們再一次表現出軟弱無能」。蘋果日報一篇文章還說，習奧會使得日本感到了心驚。因為美國曾經講過支持日本說話，看來已經不算數了。蘋果日報提議，希望特區政府多做一點事，支持香港繼續推行大型基建「玫瑰園計劃」，穩定香港信心。現在的反對派政黨，看到美國轉彎了，他們也來一個急轉彎，大力抨擊「雙學」過於激進，當初沒有聽取泛民政黨和「

佔中三子」的意見和指揮，結果令到「真普選」遙遙無期，也使得香港市民不再支持激進的行為。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也跟着美國老闆調整了立場，表示美國的半條麵包也是麵包，當初本希望先行袋住政改方案，先達至普選的方向是對的。黎智英狠批「雙學」無禮貌，表示和「雙學」有分歧。他又表示和「雙學」並無緊密聯繫，「黎唔suppose知咁多」！一句話，現在反對派已經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學生的身上，反而自己好像都是溫和的理智派。

激進派難有市場

意即「佔中」使香港廣大市民的生計和經濟利益受到損害，香港的社會秩序大亂，現在都與反對派政黨無關，希望廣大市民去痛罵「佔中」的學生，不要在今後的兩個選舉中杯葛當時深深地介入行動的民主黨和公民黨。反對派急速「轉軌」和選情進展有關。反對派最近落區，遇到的是地區選民一片痛斥之聲。市民譴責的主要內容有兩個，第一，用「佔中」的辦法，製造對抗，害死了香港，現在香港沒有普選，都是反對派的二十八票所造成的。絕對不應該反對本港法治基石基本法，衝擊法治、製造對抗，損害了香港的法治精神，港人不會接受。第二，以政治暴力行動趕走遊客，在立法會「拉布」，其實受害者是香港市民，當然引起眾怒。市民怒

斥反對派如果要針對中央政府，為什麼不到北京去抗議，反而在香港「倒米」打擊香港經濟？長此以往，香港未來一代的就業機會愈來愈差。現在連美國也要同中國大做生意，反對派反而主張「去中國化」不和中央合作，抵制和內地溝通的基本建設工程，勢令本港支柱產業如零售業、旅遊業、金融業、物流業、地產業等等均一路走低，自尋死路。大部分市民早已認清反對派是禍港罪魁禍首，他們落區拉選票被群起怒斥可想而知。

也是因為千夫所指，蘋果日報不能不轉軌。由於美國的轉變，反對派內部也開始公開批判激進的做法，開始內訌，互相指責，互相推諉責任。一切源於他們對於區議會選舉的行情，一日比一日悲觀，現在大家都不敢承認自己是「與傘兵協調」的激進派，反而大張旗鼓說自己和「與傘兵有偏傾」，是和激進「不會有協調」的溫和派，希望拉開和「傘兵」的距離。現在，一提起「佔中」，反對派就像瘟疫一樣，不敢靠近。連美國也要接近中國，加強交流，加強合作。反對派在「佔中」階段，一直大叫不合作，大叫中央政府不撤回「八·三一」人大常委會決定，就不會有溝通，現在只有強撐厚顏隨洋大人轉軌。未來數月選情激烈，大力鼓吹「去中國化」的極端派、本土派的處境更加尷尬，更加孤立。黃之鋒、李柱銘美國之行，鎩羽而回，再次證明仗着外國勢力搞事禍港賣國者不可能成功，終將遭受香港市民的唾棄，被歷史拋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佔中」禍害社會 應當引以為戒

□周浩鼎

【港事港心】

佔領運動一周年，相信普羅市民都害怕憶起去年歷79天的違法佔領，猶如一場噩夢。小商戶的生意被佔領運動嚴重打擊，還要負擔常租金與營運開支，有些甚至欠下一身債務，他們白白承受金錢損失，又有誰能補償他們？

警隊同樣是佔領運動的受害者，他們盡忠職守，保持專業克制地處理佔領運動，然而卻遭佔領示威徒辱罵、衝擊，有些時候更會受傷。79天，身心疲累，我們其實欠警隊一個崇高的致敬。

還是法庭最公道，在法庭頒令清場的判詞中，清楚地批評示威者縱然擁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可以行使這權利，但過程中絕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和權利。佔領運動，正正就是假借表達意見自由之名，赤裸裸地侵犯其他無辜市民的權益，為什麼要剝奪他人使用道路的權利，為何要剝奪別人正常經營店舖生意的權利，造成他人經濟損失？其實整個運動就是徹底不負責任的惡行。

中央從來都斬釘截鐵地表明絕對不會因佔領者和學生的威脅而對全國人大8·31決定作任何修改，「佔中三子」和學生領袖們卻硬要繼續抗爭嘗試逼迫中央，換來的結果卻是無辜小商戶承受經濟損失，導致無數家庭朋友因政見不同產生撕裂，最後亦嚴重扭曲下一代對守法和法治的觀念。這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香港的成功正是由於法治的堅固基礎，如果法治也動搖，人們原來

可以為了自己主觀目的而冠冕堂皇地不遵守法律，如此我們的社會如何運作下去？

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去年「反佔中大聯盟」收集了過百萬簽名，多少沉默的大多數要用簽名表達他們對佔領運動的不滿。

但願「佔中三子」和那些學生領袖靜思己過，不要再在香港發動新一輪佔領或抗爭，還我們一個寧靜的社會。

作者為民建聯副主席



▲「佔中」之流昨又「殭屍返魂」，大作政治秀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關注組」恐嚇校委強推陳文敏

□方靖之

【有話要說】

港大校委會即將開會討論副校長議題，預期校委屆時將會投票決定如何處理副校長爭議。即是說，陳文敏能否取得夢寐以求的副校長寶座，反對派插手大學政的圖謀得否得逞，很快就會見分曉。然而，反對派也知道，陳文敏事件搞得滿城風雨，政治勢力干預校園引發社會輿論反感，陳文敏能否通過校委投票表決，很成疑問。因此他們近日孤注一擲，意圖以種種暴力政治威嚇手段迫使校委就範。

據悉由反對派人士組成的「港大校友關注組」，在校委會會議召開前夕派出一批「夠牙力」的中堅分子，分頭向校務委員會作單獨、近身的「善意游說」，但游說方式充滿暴力政治色彩，更涉嫌「政治恐嚇」。如「提醒」委員要投票支持陳文敏登上副校長寶座，否則將背負「政治罪名」，後果「難以預料」。也有校委成員透露，一些預料快「退下火線」的校務委員在接受「游說」期間，被「關注組說客」以「好言相勸」，要求他決定投票支持還是反對前，要思前想後權衡利弊，避免「晚節不保」云云。顯然，這些是掛着「游說」之名，帶赤裸裸暴力政治色彩的人身恐嚇行為。校委們不勝其煩，卻怕背負「政治罵名」被人身攻擊，唯有選擇啞舌。

如果是正常的游說，為什麼不推陳文敏的學歷、管理成績、學術水平，以其表現爭取校委的支持？

為何均罔顧客觀事實，絕口不提對陳文敏不利的種種實際情況，反而以類似黑社會行事的、明目張膽的人身威脅？反映「關注組」及反對派之流已徹底無視法紀，看準校委會均為「名流怕爛仔」不敢報官究治。更暴露了「關注組」狗急跳牆，為了捧陳文敏上位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其實「關注組」一些核心人物如張銳輝、張韻琪、梁麗幗、鄧徐中等都是反對派人士；袁耀清就是游清源，是反對派的偏激文人；而郭永健更是工黨秘書長。這些有着鮮明政治立場及政黨背景的人，憑什麼可以代表全體港大學生去「關注」副校長任命？說到底，「關注組」不但毫無代表性，而且其威嚇校委的下三流手段更加令人不齒，這些人怎麼能代表港大學生？

院校自主，本質上就是校委會自主。校委會作為大學的最高權力機構，委員能夠在獨立、安全、不受干擾的環境就校政作出決定，就是大學自主的體現。然而，現在反對派人士卻不斷向校委施加壓力，接連施壓迫使校委要盡快處理陳文敏任命，甚至公然暴力衝擊會議，辱罵、禁錮、推撞委員，這些行徑正是在侵害院校自主，企圖以政治及暴力手段影響委員決定。如果他們的圖謀得逞，校委會將被迫變成橡皮圖章，試問大學自主還有何保障？關注組的行為根本就是要破壞大學自主，現在還敢發表聲明倒打一耙，完全是賊喊捉賊。面對政治化的惡浪，校委更要堅持立場，力抗政治干預歪風，以港大利益作出抉擇。

第一，世界主要大學的例子均顯示國家及政府對大學的管理及發展有密切關係。筆者曾經撰文指出，英國劍橋大學在二三一年由當時的國王亨利三世親筆御書確立國家大學的地位。其後，英國王室更掌握劍橋大學的土地及財產，為日後劍橋大學的發展奠下基石。一四四一年，英王亨利六世開始創建偌大宏偉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之後經歷多位英王時代才於一五四年大致完成。位於市中心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岡維爾與凱斯學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以及克萊爾學院（Clare College）都在王室人力支持下建立。現在，英國劍橋大學的個別學院院長也要由英王任命。在二次大戰後，英國政府決定進行大學改革，以提高英大學生的人數。在高等教育發展的新浪潮下，英國劍橋大學的其中一個學院邱吉爾學院（Churchill College）更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出資籌建，學院更只強調某些專業的訓練。可見，英國國家與政府對大學的創立及發展有密切關係。

第二，大學的管理架構隨時社會發展也需要不斷調整。

當局是否需要有制定

指引管理

課程及研究

內容，以符合高等

教育

特首督校有利發展

在戰事中的軍備力量，從而保障國家利益。在此角度看，若然耶魯大學在戰事中完全脫離國王、大學教授沒有需要考慮國家或地區政府，大學教學不會因欠缺科研成果而在二次大戰中敗陣。進一步來看，大學成立的目的及其對社會的作用究竟是什麼？

誠然，英美大學的例子也不一定適合於香港獨特的情況。現在，歐美不少大學也遇到不少困難，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那些大學管理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大學的管理，最終成功培育優秀傑出的青年為社會作出貢獻。亞洲的一些國家大學校長由政府內部選出，這些國家的大學策略發展長由政府內閣或高等教育部長任命。一些國家的大學策略發展長由政府委任的獨立人士組成，這些人組成理事會商討，大學各院長及校長不能作出重要決定。筆者猜想，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一些大學校長或學院院長可能會在外地擔任要職或有相關豐富管理經驗，聘任時並不一定是國家公民。高等教育涉及國家及社會重要發展，故此必須由政府委任的人士定下重大策略方案。

第三，不少人不滿現任特首委任社會人士擔任香港大學校委會工作。而《亞洲週刊》會深入考察，指出校務委員會工作。

校外人士大部分在現任特首當選時已經擔任至今，一些人士更

由政府委任的獨立人士組成，這些人組成理事會商討，大學各院長及校長不能作出重要決定。

筆者猜想，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一些大學校長或學院院長可能會在外地擔任要職或有相關豐

富，若然大學培訓的大學生未能為工商企業或政府部門有效工作，從而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政府是否需要負責任？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四，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五，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六，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七，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八，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九，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十，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

第十一，大學管理層沒有工商界領袖代表，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不是好事。

英國劍橋大學艾雪培爵士對大學教育有以下分享：今天

沒有間大學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即使英國大學的發展亦

受到英國政府政策的影響。我們討論大學最高決策權的組成時

也要多考慮大學與政府及社會的良性互動。